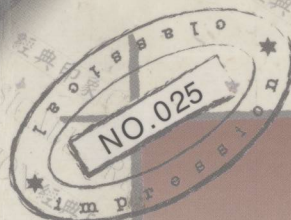


經典印象
CLASSICAL IMPRESSION



小仲马小说

CHAHUANü

茶花女

●王殿忠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44
12

小仲马小说

茶花女

●王殿忠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微亮

封面设计:夏季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花女/[法]小仲马(Dumas, A.)著;王殿忠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12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7-5339-1552-6

I. 茶... II. ①小...②王...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2994 号

茶花女

[法]小仲马 著

王殿忠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字数 170000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552—6/I · 1386 定价:13.00 元

编辑手记

说起小仲马的这部小说，它在中国的遭遇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比如说，它既有文言文的译本，也有各个时期的白话文的译本。因此，光是从这部小说的翻译也可大致见证“五四”前后语文的变迁。此外，话剧这种形式首次引入中国也差不多是在那个时候；首演的剧目中就有《茶花女》，是当年的李叔同粉墨登场，扮演了玛格丽特这个角色。由此看来，小仲马的这部小说跟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还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它的各个语言的变种中，比较有趣的恐怕还得包括宁波的地方戏改编的甬剧《茶花女》。由宁波方言来演绎“巴黎的茶花女逸事”，这一点怕是作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吧。

阿尔芒和妓女玛格丽特的爱情故事，大概可以印证这样一个观点：有些小说至今都能长盛不衰，在于其中所包含的那种“心理模式”仍然是对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作家刻画了某种“模式”，读者则沉溺其中。小仲马二十四岁时写出了这部小说，历经一个多世纪，至今仍可谓是家喻户晓。而这里我们所谓的“模式”大概总是会不断地被重复，被抄袭，甚至被克隆。我们从最新的好莱坞电影《红磨坊》中，不也是可以看到名著《茶花女》的影子么？

我认为，只有对人有了深刻的了解，才能在笔下刻画出众多人物形象，这正如只有认真地学习过一种语言之后才能使用它一样。

在年龄上^①，我这枝笔尚未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于是就只有满足于平铺直叙。

ji (急促地) qi (屋架)
鉴于此，我亟望阅者诸君不要怀疑本故事的真实性，而且其中的所有人物，除女主人公外，均尚在人世。

另外，在本书中，我所提供的大部分故事情节，其见证人都尚在巴黎。倘认为我所叙述的情节，其证据尚不足以服人的话，那么这些见证人均可作证。只不过因着一种特殊的机遇，只有我本人才能把这些事和盘托出，而且，也只有我本人才对那些故事的详尽细节了解得最清楚，倘没有这些细节，那么这个故事不但失去了它的完整性，而且也就索然无味了。

那么，现在就来谈谈，我是如何了解这些细节的——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在拉菲特大街，我看到一张黄色大幅广告，宣称有一批家具和名贵古玩要进行拍卖，并称这些东西的物主业已去世。但广告却没有提到已逝物主的名字，只说拍卖会将于十六日中午起至下午五时在昂坦街九号举行。

广告还写明，有兴趣者可于十三日和十四日前往参观那所住宅和家具。

我一向嗜好古玩，于是便决定借机前往浏览一番，倘不购买，至少也可以见识一下。

第二天，我便来到了昂坦街九号。

^① 作者发表《茶花女》时，年仅二十四岁。

当时时间尚早，然而这所房子里已经来了一些参观者，其中甚至有些女性，这些仕女们虽然穿绸裹缎，肩披开司米大披肩，甚至门外还有华丽的四轮马车在等候着，但看到展现在面前的那一派豪华景象，却也禁不住面现惊讶，甚至羡慕不已。

经过我的仔细观察，不久之后，我便明白了她们何以会如此地惊讶和羡慕。因为我也很轻易地便发觉，我驻足的这个住宅，乃是一个靠情人供养的女人的住宅。如果说，有什么物事足资使上流社会的仕女们感兴趣，且又欲一睹为快的话，那么她们想看的，就正是这类女人的内室。因为这些靠人供养着的女人也有自己华丽的马车，并且和名媛贵妇的马车并驾齐驱。地上的泥浆都能溅在她们的马车上。同样，这些女人也同她们一样，在巴黎歌剧院和意大利剧院订有自己的包厢，并且就在她们的旁边。这些女人在巴黎趾高气扬地炫耀自己的姿色，炫耀自己的首饰，乃至炫耀自己的绯闻丑事。

我参观的这所住宅，女主人已不在人世。因此，连最讲贞操的女性都可以径直进入她的卧室，因为无常似乎已把这个充满污秽气息而又富丽堂皇的所在给净化了。再说，如果有必要，这些贞女们也自有其原谅自己的理由。即，她们之所以来此，乃是因为这里在进行拍卖，并不知自己来到了何许人的家里。因为她们看到了广告，想前来看看广告上所提到的一切，并预先作一挑选而已。这岂不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吗？当然，这一切也绝不会妨碍她们在这些珠光宝气中尽心地去寻求这个高等妓女生前各种生活的某些端倪，因为，毫无疑问，她们已听到过关于这个妓女生前种种荒诞不经的传说了。

不幸的是，所有那些神秘的生活轶事，已随着这位佳人的逝去而化为乌有。不管这些名媛贵妇们抱有何等的愿望，她们也只能面对死者身后要出卖的这些遗物枉自惊叹，而这位女房客生前出卖自己的痕迹却是一丝也没有留下。

不过，这里也确乎有些东西值得一买，家具是名贵的。木器有用

巴西出产的带有玫瑰香味的玫瑰木做的，有布尔^①式的，有塞弗尔^②和中国的花瓶，有萨克森^③的瓷像，此外，诸如各种绸缎、丝绒、花边刺绣等应有尽有。

我跟随在这些猎奇心盛的名媛淑女们的身后，在这所住宅里信步而行。只见她们走进一间挂着波斯幔布的房间，我正要跟进去，却见她们几乎立即便退了出来，并且掩口而笑，似乎这一新的猎奇竟使她们娇羞满面。这样一来，我进这间屋子的愿望更加强烈了。原来这是一间梳妆室，连最不起眼的地方都装潢得精美异常。由此可见，死者于挥霍一道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

墙下摆放着一张大桌子，长六尺，宽三尺^④，上面摆放的珠宝玉器琳琅满目，光彩照人，而且都是出自奥科克和奥迪奥^⑤之手，直可说是一洋洋洒洒的精品收藏库。而在这成千件精品中，没有一件是置身于这个房间的女主人在梳妆打扮时可以或缺的，而且没有一件不是金银打制的。但也可以看出，这些物事乃是一点点逐渐购置而来，如此齐全的品种绝非一个情夫所能提供。

置身于这样一间由情夫供养的女人的梳妆室内，我心中并无任何反感，对每一件东西我都颇有兴味并且仔细欣赏，我发现这些制造得精美绝伦的金银宝器上面都刻有不同姓氏开头的字母且凿有不同花样的标记。

我打量着这些物事，似乎每一件物品都向我显示出这个可怜姑娘的一次出卖肉体的浪荡行为。我想，天主对她还是慈悲为怀，因为上苍并没有把她推向像她这种生涯的人通常所受到的那种惩罚之路，而是让她正值青春年华，保持着如花似玉的娇艳，在温柔富贵乡

① 布尔(1642—1732)，法国著名的高级细木工匠。

② 塞弗尔，法国城市。以陶瓷著称于世。

③ 萨克森，德国城市，所产瓷器甚有名。

④ 这里指法国古尺，大致约同中国的一尺相当。

⑤ 奥科克、奥迪奥，当时著名的金银首饰工匠。

中撒手尘寰。因为以一个妓女的生涯，人老珠黄不啻是第一次死亡。

是的，难道世上还有比生活放荡者的晚年更为凄惨的事吗？这对一个女人来说，尤其如此。这时她已没有任何尊严可言，也得不到任何同情。这种千古遗恨并非追悔从前的失足，乃是因为计算不周和用钱不当，这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人生遭际中最令人伤心者。我曾认识一位当年风流一时的女人，往昔的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个女儿，据她同时代的人说，此女同她母亲年轻时一样漂亮。她母亲对这个可怜的孩子，除了让她供养自己的晚年之外，正像她把她自小抚养成人一样，就从未说过“你是我女儿”这句话。这个可怜的姑娘名叫路易丝，她顺从了母亲的意志，便操起色相生涯，她干这一行，既没有愿望，也没有热情，更没有欢乐，就如同别人想让她学习从事某种职业她便顺从地干这种职业一般。

由于过早地从事这种放荡生涯，长期熏染于这种堕落环境之中，又兼持续不断的体弱多病，在她身上善恶是非的分辨能力，由于没有人予以启发诱导，已然散失殆尽，尽管造物主也许曾赋予过她这种能力。

这个年轻姑娘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她几乎每天都在同一时刻走过那几条大街，她母亲亦是坚持不懈，始终陪伴着她，正如一个亲生母亲陪同自己亲生女儿一般。那时我还十分年轻，很容易接受当时那种轻佻放纵的时代风尚，然而我却分明地记得，当我看到这种监督着女儿做这种事的情景时，仍禁不住从心底升起一种蔑视和厌恶之情。

再说，在一个处女的面孔上，从来也看不出似她这般无辜的情感和这样一副忧伤痛苦的表情。

这张面孔，直可称做“屈从女”^①的面孔。

一天，这位姑娘的面孔变得豁然开朗了。在由她母亲一手牵线

① 屈从女，指巴黎圣厄斯塔什教堂里一座神情哀怨的女人雕像。

的肮脏生涯中，她似乎感知到上帝已恩准她获得某种幸福。不管怎么说，既然上帝造就了她的懦弱无力，又为什么还让她在生活的重压下得不到一丝慰藉呢？这一天，她发觉自己有了身孕，在她身上尚残留下来的那一丝贞洁感，使她欣喜若狂。人的灵魂总还是有它难以说清的寄托的。这个路易丝于是便跑去对母亲诉说了这个使她狂喜不已的消息。这种事总使人有些羞于启齿，但我们在这里并非有意制造有伤风化的艳闻，而是讲真人真事；再说，如果我们认为不时地把这些人所受的苦难公诸于众实非必要的话，那么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不开口为妙，倘是不问事实便予定罪，不做判断便加蔑视，那实在是可耻的。但母亲听了女儿的话后却回答说，两个人的生活用度已然颇感拮据，三个人的开支将更加难以应付了，更何况，这种孩子生下来是没有用处的，十月怀胎，大腹便便岂非浪费时间。

第二天，便有一位产婆前来看望路易丝，在这里我们姑且把这位产婆看做这位姑娘母亲的一位朋友吧。因为路易丝已然有好几天卧床不起了。待她能下床走动时，人已变得比原先更苍白，也更虚弱了。

三个月以后，一位先生出于恻隐之心，决心要医治路易丝心灵乃至肉体所受的创伤，然而由于那次她所受的打击太重，加之流产之后引发多种疾病，路易丝终于溘然长逝。

其母尚在人世，至于怎样活下去，只有天晓得！

我打量着身边的这些金银器皿，脑子里却盘旋着这个故事，这样默默地想着，似乎时间已颇不短了，因为其时屋里已没有旁人，只剩下一个看门人正在全神戒备着以防我拿走什么东西。

我于是便走到这位被我搞得心神不定的老实人跟前，向他说道：

“先生，您能告诉我这间房客主人的姓名吗？”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这位姑娘的名字我晓得，并且也曾见过她。

“怎么？”我对看门人说，“玛格丽特·戈蒂埃死了吗？”

“是的，先生。”

“什么时候？”

“大概有三个星期了吧。”

“那么，何以竟让人来参观她的住宅？”

“债主们认为，这样做可以抬高拍卖价钱，买主们事先看看这些布料及家具，会产生一定效果的，您知道，这也是一种促销手段。”

“如此说来，她是负了债了？”

“啊！先生，债务相当之大。”

“那么，东西变卖之后，大约可以还还清吧？”

“还能有剩余。”

“那么，还债剩余的部分归谁呢？”

“归她的家属。”

“那么说，她已经有了一个家了？”

“好像是有。”

“谢谢您，先生。”

看守了解了我的意图之后，便放下心来，向我行了一个礼，我也便走了出来。

“这个可怜的姑娘！”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这样想，“她可能死得很凄苦，因为处在她们那种社会地位，要想交朋友，必须以健康的身体为本钱。”于是我便不由自主地对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命运产生了一种同情感。

我这种想法，某些人看来可能会觉得荒唐可笑，然而就我而言，对于流落在花街柳巷的风尘女子，一向是极其宽容的，而且也绝不想对自己这种宽容态度有半点儿改变。

一天，我去警察署领取护照，瞧见邻近的一条街上有两个宪兵正带走一个姑娘。我不晓得她犯了什么事，我想说的只是，这个姑娘一边流着泪，一边亲吻着怀中才几个月的孩子，母亲的被捕导致了

这种母子的生死离别，从这一天起，我便绝不再在一见之下，便轻易对一个女子施以蔑视了。

二

拍卖定于十六日进行。

参观和拍卖之间有一天的间隙，因为这一天的时间必须留给地毯工人拆卸帷幕、窗帘等饰物之用。

这时，我刚刚从外地旅游归来。一个人刚从外地回到首都，他的朋友们总是要把一些重要新闻讲给他听。而关于玛格丽特的死，却没有人把它当成一件大事告诉我，这也是相当正常的。玛格丽特长得非常漂亮，然而这些女人生前的排场愈是搞得沸沸扬扬，她们死后便愈是无声无息。（这正如太阳一般，它的降落同升起一样总是无声无息的。她们的逝去如果正值青春年华，那么她们所有的情人便会立即得到消息，因为在巴黎这个社会上，一位名妓，几乎她所有的情人都是相处甚密的。于是大家便相聚在一起，互相交换一些有关她生前的往事，随后彼此依然故我，过着自己的日子，绝不因这件事而受到干扰，甚至连一掬同情的泪水也十分吝啬。

当今之世，人一到二十五岁的年龄，那眼泪就变得十分珍贵，绝不会为一个相交不深的女人轻易抛洒，至多，也不过为曾经养育过他们的双亲留下几滴泪水，那也只是作为对过去花费的报答。

至于我自己，尽管玛格丽特房间内任何一件物器上都没有凿上我姓名开头的字母，但正如我前面所说，因出于本能的宽容和与生俱来的怜恤，我对于她的死，便久久萦绕于心，无法忘怀，尽管也许这已超出了我对她应有的思念。

记得从前我经常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同玛格丽特相遇，她每天必到这儿来，乘坐着一辆蓝色的轿式四轮小马车，辕上是两匹栗色骏

马。当时我便发现，同她那一群人相比，她似有一点不同凡俗，这一独特的气质，加上她名副其实出类拔萃的姿色使她更加超凡脱俗。

这些可怜的姑娘们出门时，总有那么一些不知其名的人陪伴着。

其原因是，任何一个男人都不想把自己同她们良宵欢度的恋情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现出来，而她们又耐不得寂寞，于是出门时便随身带上自己的女伴，当然这些女伴的境况与她们比起来颇有不如，出门也没有车坐。有时她们带的竟是些老而不忘卖俏的妇人，无论其如何卖弄也看不出她们有何俏丽之处。但如果您想了解她们所陪伴的女郎的任何情况的话，您可毫无顾忌地向她们请教。

但玛格丽特却并非如此。她总是独自一人乘车到香榭丽舍大街，一个人坐在车里。冬天裹一条开司米大披肩，夏天的长裙也十分朴素，尽量不惹人注目。尽管在她喜欢散步的这条大街上有许多熟人，但她对他们也只是偶尔送去一个只有对方才能发觉的微笑，而这种微笑，高贵得只有王妃命妇们才能做出。

她不像她的女伴们一向所做的那样，只在圆形广场到香榭丽舍大街街口那一段散步，她让那两匹骏马飞快地直接把她拉到布洛涅森林^①，在那儿，她下车漫步一个小时，然后重新登车，疾驰而返。

这些情景有几次我曾亲在现场，如今仍历历在目。对于这位姑娘的早逝，我不胜惋惜，那心情，就如同见到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被彻底地毁坏一般。

不错，就其沉鱼落雁的天生丽质而言，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女子可以赶得上玛格丽特。

她身材修长、苗条，甚至有些略显过分，但她的装扮手段极其高明，只需在服装上稍事修饰，便会轻而易举地把造物主的这一疏忽给掩饰过去。她那开司米大披肩的尖端可以触及地面，丝绸长裙的

① 布洛涅森林，巴黎近郊的一片森林，为当时的游乐胜地。

宽边便在两边衬了出来，两只纤手藏在厚厚的手笼^①里并紧紧地贴在胸前，手笼周围的褶子花边做工十分精巧，那周边的线条，即使是最挑剔的眼光也找不出毛病来。

她的头堪称是一件艺术珍品，玲珑剔透，造化异常。它娇小秀美，正如缪塞^②所说，她母亲正是为了在上面精心装扮它，才让它生成这个样子。

那张鹅蛋形的俏脸风情万种，难以描绘。上面首先是一双黑如点漆般的美目，配以远山般细长的眉毛，其纯净有如一幅画卷，再配以长长的睫毛，它们盖住了秀目，每当双目低垂，那睫毛便似一片乌云在艳若桃花的俊脸上投下一抹淡淡的阴影。那鼻子纤巧挺直，充满灵秀之气，由于灵肉感十分强烈，致使鼻孔显得微微张开。下面便是一张端正匀称的嘴，双唇张启时十分优美，这时便可见到贝齿如珠，洁白似奶，最后便是皮肤，其上有一层细绒，直似未经任何人触摸过的桃子上的绒衣，使得皮肤更具异彩。至此，我们才算对这副迷人的俏脸有了一个全貌。

黑黝黝的秀发恰似乌玉，似天然非天然的波浪形的头发堆在额前，然后再分成两绺向后面束去，披纷在脑后，这便向人显露出她的一双耳垂，只见上面各缀有一颗价值四五千法郎的大钻石在闪闪发光。

以玛格丽特所过的这种火热的纵欲生活，何以会在她的脸上留下处女般的稚气神态，竟而至于构成了她面部的特征？这实在是我们虽无法理解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玛格丽特有一幅她本人的绝妙画像，乃是维达尔^③的手笔，也只有此君的画笔才能再现玛格丽特的风采。她去世之后，这幅画像

① 一种女人冬天暖手用的物事。

② 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派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

③ 维达尔(1811—1889)，法国肖像画家。

曾在我手上放了几天。有这样一幅神貌毕肖得令人拍案叫绝的画像在眼前，对于回忆她的往事，足资弥补我记忆力的不足。

本章所述的情节，有些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我却立即把它们写出来，这样待随后开始讲述这位女性的故事时便可避免重述之累。

剧场的首演式，玛格丽特每次必到。每天晚上她的时间总是消磨在剧场或舞厅。每当一场新戏上演，剧场里准能见到她，而且身边总是携带着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又总是放在她楼下包厢的前栏上，这就是：一架小型望远镜，一袋糖果和一束茶花。

她带来的这些茶花，在一个月三十天中，有二十五天是白色的，另外五天则是红色的。何以会有这种变化，外人不得而知，至于在下，也只能指出这一现象，个中缘由，仍是不得要领。而她出入最频繁的剧院里的常客，以及她的朋友们也已同我一样，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除了茶花之外，从来没有人见过她还带过别的什么花。因此，在她常去买花的巴尔戎太太开的花店里，大家便给她起了个绰号：茶花女。这个绰号便一直在她身上保留了下来。

此外，正如生活在巴黎社会上某个阶层的人一样，我也知道，玛格丽特曾当过某些最为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们的情妇。对此，她自己毫不隐讳，而那些公子哥儿们也津津乐道，引以为荣，这足以证明无论是情夫还是情妇，双方彼此都很得意。

然而，据说自玛格丽特从巴涅尔^①旅游归来之后，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她便只同一位年老的外国公爵来往。此公家资巨富，曾千方百计想使玛格丽特摆脱往昔的生活，从以后的迹象看，她似乎也乐于如此。

关于这件事，别人是这样对我讲的：

① 巴涅尔，法国著名的温泉疗养胜地。

一八四二年春，玛格丽特身体虚弱，大异于往常，医生们建议她去温泉疗养，于是她便动身前往巴涅尔。

在巴涅尔疗养的病人中，有一位便是这位公爵的女儿。这位小姐不但同玛格丽特有同样的病情，而且相貌也酷似玛格丽特，以至于众人都把她们看做一对姊妹。不过公爵小姐的肺病已达三期，玛格丽特到达巴涅尔不几天，她便与世长辞了。

公爵本人也和一般人一样，不愿意离开埋葬自己亲人的土地，他留在了巴涅尔。一天早晨，他在一条小路的拐角处看到了玛格丽特。这时，他似看到他女儿的一个活脱脱的身影走在他前面，于是便走上前去，拉住她的双手，泪流满面地拥抱她，甚至也不问一声她是谁，便恳求她允许他常去看她，并希望能像爱他生前的女儿一样爱抚她。

这时同玛格丽特住在巴涅尔的，只有她的一个贴身女仆，再说，同这样一位老人来往也绝无有损自己名声之虞，她便慨然允诺了公爵的请求。

在巴涅尔，有些人认识玛格丽特，便专程前来拜访公爵，以告知他戈蒂尔小姐的真实身份。这不啻给了这位老人当头一棒，因为这样一来，便谈不上和他的女儿有何相似之处了，然而为时已晚，因为这个年轻的少妇已成为他的精神依托，是他得以继续生活下去的惟一借口和惟一理由。

他对玛格丽特没有任何微辞，再说，他也没有权力这样做。但他却向玛格丽特提出，如果她认为能够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他愿对她的这一奉献提供她所希望的一切补偿，她同意了。

应该说明的是，玛格丽特生性热情，当时正在病中，而且她认为自己往昔的那种生活，也似乎是她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出于一种迷信的想法，她觉得倘在此时痛改前非，改弦更张，上帝或许会继续保持她的美貌和健康。

果然如此，这里的温泉和在这种地方散步，再加以适度的体力

消耗和正常的睡眠，一个夏天过去之后，她几乎已恢复了健康。

于是公爵便陪同玛格丽特回到了巴黎，并仍如在巴涅尔一样，还是继续前来看望她。

他们这种关系，别人既不了解其真正的由头，也摸不清他们真实的目的，又因为公爵既以他家资巨富闻名于前，现在又以一掷千金闻名于后，便在巴黎引起了极大的物议。

众人纷纷议论，都说公爵老而好色，一个腰缠万贯的老翁同一个年轻的少妇有着这种关系也实在是常有之事。总之，众说纷纭，却都道不出个中真情。

其实，这位父亲般的老人，对玛格丽特的感情，究其源，乃是十分圣洁的，除了同她在心灵上的相通之外，任何其他关系，在公爵看来都近乎乱伦，在玛格丽特面前，老公爵从未讲过一句不适于在一个女儿面前讲的话。

我们也绝不想把我们的女主人公描写成脱尽她本来面目的另一个样子。但我们要说的却是，倘她仍然留在巴涅尔，那么她向公爵许下的诺言是不难实现的，更何况她已然履行了这种诺言。然而一旦她返回巴黎，这位习惯于生活放荡，沉湎于舞会酒吧的姑娘，似乎便耐不住寂寞了，虽然老公爵的定期来访可以聊解她的孤独，但在平时，她却觉得百无聊赖，烦闷欲绝，往日生活的那种灼热炙人的气浪便同时涌上了她的心头和脑际。

还须加以说明的是，玛格丽特自这次旅游归来之后，出落得愈见其娇艳美丽了，况且她正值芳龄二十的青春年华，虽然宿疾未除，却已大有起色。也正是这种原因激起她狂热的欲念，而这也恰是一个肺病患者通常必有的症状。

公爵的朋友们总是不断地窥伺着玛格丽特，以便伺机抓住这位年轻少妇的一两件丑事。他们说，和她来往有损公爵的清誉。每当他们前来向他讲这些事，并向他证明：每当她瞅准公爵不来看她的时候，便在家里接待客人，而这些客人们则往往要呆到第二天，遇到这

些朋友前来讲这些时，公爵便感到一种巨大的痛苦。

受到公爵的盘问后，玛格丽特便向公爵承认了一切，并且直言不讳地向公爵提出，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如此关照自己了，因为她自觉已无力再信守前言，再说，她也不愿旷日持久地接受一个被她所欺骗的男人的好意恩赐。

自此，公爵有一个星期没有露面，他所能做的一切，也只仅此而已。待到第八天，他便前来向玛格丽特恳求了，请她继续和他来往，并向她保证，只要能见到她，不管什么条件他都答应，并发誓说，即使他因此而死去，也不再责备她一句。

以上便是玛格丽特回到巴黎第三个月所发生的事情，其时正是一八四二年的十一月或者十二月份。

三

十六日下午一时，我来到了昂坦大街。

人还在大门口，便听到了拍卖估价人的叫喊声。

房间里挤满了好奇的人们。

青楼歌馆的名花艳姬们也来到这儿，荟萃一堂，有几位贵妇人正在一旁偷偷地打量着她们。这些贵妇人又一次以参加拍卖为借口前来取得了就近看看她们从来无由相见的这些女人们的机会，说不定她们还在心中暗暗地羡慕这些女人们无拘无束，自由放荡的生活呢。

德·F公爵夫人同A小姐肘臂相接，并肩而立，这位A小姐是当今烟花巷中最为凄凉薄命的一位；侯爵夫人德·T正在犹豫不决，对于是否要买下那件被D太太大抬其价的家具下不了决心，D太太是当代尽人皆知的最淫荡、最风流的人物；还有那位德·Y公爵，他在马德里被认为在巴黎搞得倾家荡产，而在巴黎，又被认为是